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通讯《小姐》总汇

## 165\_深圳男性“性工作者”从业情况课题调查报告

作者: 来源: 类别: 通讯《小姐》总汇 日期: 2004.08.14 今日/总浏览: 1/1338

同道, 您好!

这是我的第165封私人通信。本通信(包括以前的电子版《小姐》)都是为了:

资料介绍 工作交流 情况反映 问题讨论。

您的回信请发到: [xj1949@hotmail.com](mailto:xj1949@hotmail.com)

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潘绥铭教授

2004年5月30日

网站: <http://www.sexstudy.org> 全新改版

栏目增加到20个, 文章超过1050; 还有性学信息中心的网上图书检索系统, 可查到、借阅1800中文书籍、1500英文书籍、800中英文资料, 所有书籍与资料都可用关键词搜索, 大多数有简介。

- 如果您不愿意再收到, 请直接回复此信, 就可以从发送名单上删除。

=====  
以下内容的著作权与发表权都归该作者本人所有。

如需引用, 请务必与该作者联系。

---

## 从深圳“鸭”现象反思女权

### 一、 研究背景

深圳毗邻香港，各类产业的兴起无不与香港关系密切，阳光的背后是阴影，风流行业正是伴随经济繁荣而诞生。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先有需求才有供给。是因为香港一批富佬、富婆的消费需求，才大大刺激起深圳娱乐、酒店业女性、男性服务业的兴盛。今日各大酒店、娱乐场所都实施鸡鸭双套服务，正是因为部分港人在深包二奶、玩小姐之后，大批富婆亦纷纷效仿北上包二爷、玩鸭子。是因了那充满欲望的庞大剽客群，才使风流如此肥沃。社会常常有不同类型的扫黄、打击卖淫嫖娼活动，但是往往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卖淫者身上，而忽视了始作俑者那庞大的嫖客群。暂不说这对劳动者的不公平，至少这违反了市场供求规律，忽视了鸡和蛋的互生原则。也正是因为这样，色情行业屡禁不止，而且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更加刺激市场供给。金钱是风流市场的特殊杠杆，一夜几千金的重赏下，何处不生勇夫？

### 二、 研究场所、研究对象、研究方式

对鸭子（男妓）的调查，主要是针对深圳各大酒店男性陪客，如活动于富临酒家、兰波湾、世纪会、金殿、凯悦、新一代、金色时代、金色年代、金伯爵、阳光俱乐部、第五大道、豪门、圣保罗、拉斯维加斯等地，收入比较好，消费档次高。被访者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性服务工作经验1年至2、3年不等。文化程度多为高中、中专。外来人口占90%以上，深圳本地不到10%。

对市民反映调查，针对深圳市罗湖、福田、南山、宝安、龙岗、盐田六个区的深圳居民及部分非深圳居民。被访者中，男性占55.2%，女性占44.8%。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17.1%，21-30岁的占49.2%，31-40岁的占21.5%，41岁以上的占12.2%。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14.6%，高中及中专层次的占41%，大专以上的占44.4%。深圳户籍人口占43.9%，暂住人口占47%，出差、旅游和探亲等外来人员占9.1%。未婚、已婚及离婚的比例分别为59.6%、38.2%和2.1%。在职业分布上，8.4%为国家机关、党政事业单位管理和办事人员，18%为专业技术人员，22.4%为商业服务业人员，4.6%为生产、运输及有关人员。军队人员、学生、个体经营者的比例分别为1.9%、13.4%和3.4%。其余为未从业人员及其它职业者。

访问形式，对鸭子的访问，由本人亲临现场、面对面实地采访。访问市民委托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以问卷、街头访问形式调查；调查共发出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92份，有效回收率98.7%。

### 三、 现场内容

#### A、 访问鸭群

“鸭”通常又叫男妓或男公关，他们是经济发展城市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属于特殊的“亚文化”阶层。它隐秘地兴起、涌动于深圳，成为深圳这座欲望之城除“二奶”之外的另一道风景。在采访途中得知，大型酒店平均每晚接待的香港富婆不下70位，有一酒家十多天前重新开张，一群来捧场玩耍的富婆就有44个。富婆爱在有鸭的酒店开生日派对，富婆与富佬的消费形态不同在于：富佬若是群伙玩乐，东道主一般将所有包下的小姐费用一起买单；但是，富婆不同，东道主只付全部的酒水钱，各人做鸭各自买单，别人替付犯忌。或许这是女性展露其经济权利的独特方式，因了一份特别而突显出神秘。

本文意在于真实地研究了解这个风流群体，细致探询这个特殊的“亚文化”层与城市的关系，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区别，试图通过当事人个例经验的叙述来促使社会关注并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建构起人生权力的保护层。特别是这个群体的年龄都在20出头，本是初入世道，却个个满目疮痍，以自杀的方式来生存，已形成一个回避不了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面对这些小男孩，值得反思的是：女权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

每次亲临潜藏某种惊险的采访现场，都会被真实的情境和诚恳的受访者打动，以至于会瞬时将世俗的恐惧抛到九霄云外，在感动中留下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似乎当时自己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妙笔生花来揭示世间的苦难。如果说我曾经在看得见的泪和血中不能承受死亡之重，11月28日深夜，在美酒咖啡的采访现场，我难以承受的是生命空虚的轻。我的被采访者年龄只有18至22、23岁之间，本是茁壮生长的季节，却在春天花蕾初放之时，败絮纷飞。他们满目疮痍地说自己是“鸭子”。

他们中大多高中毕业，有一些有中专学历，很少大学学历者，他们多无一技之长，在纷繁的深圳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应召到娱乐业，出卖年轻的身体是唯一养活自己的手段。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拿挣来的钱去学英语学电脑，为将来掌握一门生存技能？他们的脸上泛现的是三十年代曹禺笔下上海交际花陈白露的悲哀，他们没有将来，他们只利用现在多挣一点钱，过潇洒的生活。他们脑袋里已根本没有读书两个字。白天睡到下午5点，晚上12点开始工作。他们的故事动摇了我所有对女权的坚持和对女性的信仰。

## 鸭仔的初夜

年龄还不到20岁的L在金伯爵夜总会，嗲嗲让他上台接待一个50多岁的胖女人。紧张、羞涩、不知所措。女人开始抚摸他、脱去他的衣服，可是他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嗲嗲的指教，不知以什么方式来迎合她。她怎么样地摆弄也得不到满足，于是她骑在了他身上，他感到真难受呵，当时嘴唇都咬出了血，他不断告诫自己：一会儿就好了，再坚持2分钟，再坚持2分钟。可是，漫漫长夜，这一晚他好像过了十年。女的要求他亲吻她，要从上吻到下，从里吻到外，他迟缓地、被动地挪着嘴唇，只觉胸中翻江倒海，赶忙跑到卫生间吐了许久。就是这样女人仍然要求继续刚才的亲吻。他说他想离开，他不要这个单了，可女人大怒：“如果不继续，就让嗲嗲炒他鱿鱼”。他不敢，初到深圳的他实在害怕丢了饭碗。就这样在女人的各种花招中，他感到自己被强奸了整整一晚。这一次，他挣2500元。可是一个星期他的腰都感到酸得不行。

## 深圳找不到“强奸”二字

L说在深圳找不到“强奸”二字，在深圳都是女人强奸男人，如果男人想要，在任何发廊都可找到女人。富婆们有时会把他们绑在床上，用牛奶、果汁倒在他们身上玩；有的喜欢整晚吹箫，直玩到他们红肿疼痛难忍。最多20岁出头的青年，每天要靠鹿鞭、虎鞭来维持性能力，因为消耗量太大。他们中有些人其实发育还不完整，但有一晚上要做9次以上，最少最少也不下于4次。寻乐的女人年龄多在40岁以上，欲望很强，又很寂寞，要求又很高，如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你就会失去客人。再说，做鸭的人还不多，可市场越来越大，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要跑场子。特别是一些名鸭，点的人太多，真可谓是一次次将自己掏空。

“卖，就是我给你钱，要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

如果有鸭子违抗富婆的要求，便会遭到呵斥：“你是什么东西？我给你钱，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有钱能使磨推鬼呀！有的时候两三个富婆会同时玩一个鸭仔，那样的一晚上就好比上了一场战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必须调动浑身解数，来迎合她们的爱好和花样，一个都不能得罪，做得好一晚上可以挣到1万元以上。一个鸭子平均每天可以挣800元，多则一个月可以挣到5万元。

鸭仔的工作寿命最多三年

无任从前多么身强力壮，只要干了这一行，不多久就会清瘦干瘪，因为付出太多。行内人一看都知道，谁干这一行。Y说，无任曾经有多么好的身体；无任多么年轻；无任吃什么样的补药，最多都只能干三年。三年后犹如年老色衰的女人，没有富婆会点你，最多你只有陪陪喝酒的份。悲惨的是工作生命死亡了的鸭子根本找不到其他生财途径，有的回老家农村，手已无缚鸡之力，就算是找一个好的姑娘结婚，也没有了过性生活的兴趣。甚至有的已丧失了生育能力，即使生下孩子，心理上也总有摆不掉的压力。更可怕的是他们中至少50%的人得过性病，有的甚至得过几次，其中有人告诉本文，他第一次花在治疗性病的费用就是3000元，第二次2000元。

戴避孕套犹如穿着袜子洗脚

Y说：来玩的富婆多不喜欢套子，因为她们的年龄大多已不会生育，即使有怀孕的担心，她们也会事先吃药。她们是来找乐的，一晚上要玩许多花样，戴上套子几乎没法玩。而鸭仔也不愿戴套子，它影响能力发挥，好像是穿着袜子洗脚，不爽。其实富婆倒是干净，性病蔓延是因为鸭仔都是两面稿，富婆玩鸭仔，鸭仔再玩小姐，在靓小姐身上寻得满足也同时染上了性病。为一个又老、又肥、又丑的富婆服务之后，必须要去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玩玩，否则很难获得心理平衡。鸭仔工作时从来都闭上双眼，因为如果看着眼前那丑陋而充满欲望的尤物，工作根本不可能继续进行，所以他们闭上双眼幻想是同一个年轻、漂亮、自己喜欢的女孩、或是女明星亲热，只有在这样的幻想中才能把工作干好，所以有的时候宁愿吃一些K粉来蛊惑自己。

## 2、情迷四海

在咖啡厅，不知不觉中，对Y的采访转变成了对鸭子现象的探讨。

我说曾读过一个材料，在台湾把鸭子叫“男公关”，他们说报纸上宣扬的服务是假的，其实，“对于酒店男公关来说，他们通常是不轻易和女客发生性行为，更不要说是以性来做交易，除非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客人，或是跟客人成为男女朋友，否则他们通常都会拒绝与女客发生性关系。”

Y反驳：“不同客人上床是挣不到钱的！”

可文章中说：“轻易把性当成你的工具，你会没有质，客人不会要你的。就好象一个女孩子，妳跑到这个地方，一个男的这么容易上，那你不是很烂吗？这个地方还是守身如玉，会比那种随便就把自己奉献出去的人，会好的多。”因为“奇货可居”，所以文章说：“性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一个用来直接换取金钱的交易工具，最多它只是一个捉住客人心的手段，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个手段的背后，还是要获取更多的金钱，只是它绝对不是一项直接交易的商品。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性这个东西在这个行业里，可以算是一个饵，它让客人有想吃的欲望，但是却可能永远都吃不到，这样才能显出它的珍贵，也就是让客人永远觉得有希望和公关做进一步的交往，却又无法真的达到那个境界，这样她才

会持续的来消费。”

Y点头同意，“这倒是，有一个哥们就是这样装假斯文，他用尽甜言蜜语哄富婆高兴，就是不跟她上床，富婆开始出价400元，几个回合，增到500元，再增到800元，最后富婆说：‘你要多少钱才能干？’这就像香港佬玩女孩，第一次调调味，最后一定搞定！”随后他又说，当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陪富婆喝了两杯酒就获得800元，也许当时她只是为了寻快乐，你逗得她开心，不上床一晚也会给你2、3千。

我说曾在网上看到一篇《一个鸭子的自白》，相比较我现在采访到的故事，那个鸭子实在太幸运了，他遇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富婆，她给他买车、给他钱花，基本上是把当成男朋友。我几乎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爱情故事来读。当然这个富婆以为他找工作为名，让他以色相博得另一富婆的好感，于是第一个富婆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第二个富婆的财务资料。由此，他自己把自己沦为专业鸭子，为报复女人。倘若他能抗拒第二个富婆的诱惑，不就没事吗。在鸭子与富婆的交往中，会不会产生爱情故事？

Y说，一般来说富婆包二爷比富佬包二奶更神秘，她们出门多会戴上一幅墨镜，以恐别人看出她比他大得多。有一个哥们被一个很丰满的女人包了两年，他都不知道她姓什名谁，她要来就给一个电话，他提供服务，OK了，不要干涉她，包括她的姓名都不准问，只存在金钱交易。二爷与二奶一样都很寂寞，每月5万、8万把他们青春买断，一个月只来玩那么一、二次，二爷与二奶大把的时间是用来等电话，所以很多二爷和二奶，一拍即合，互相慰藉。曾有一个哥们被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包下，在布吉为他买了一个30多万的房子，一年还给他60万。结果他逗女人不在时，到夜场玩，又碰上了另外一个富婆，结果他被更高的价格买走。可能是做这一行的在观念上就不信任富婆，有一位被富婆包了8年，可仍念念不忘要回老家娶贤妻。不过，大家心里也还是有一种愿望，有个哥们是深圳本地人，家境不错，只是自己没读好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干起这一行，一天收到一间出租屋的小姐呼他，去了，她正在玩电脑游戏，并邀他一起玩，她大学毕业，有文化，像大姐姐一样，他们一起吃饭、冲凉，非常和谐，这些女人与那些肚子饿的大妈不同，那些大妈为了充饥会不断地讨好他。我们都认为，有一天能找这样一个女朋友该多好啊，可是我们都想不通，她这么漂亮又有见识怎么会找不到男朋友呢？离开出租屋，他获得500元。碰上这样的机会很少，深圳虽然单身女人多，但她们都愿意找个男朋友同居，找鸭子的很少。找鸭子的二奶也只占20%，80%是香港富婆，她们多半是老公包二奶，自己也包个鸭子爽一爽。这种关系怎么可能发生爱情。

我说，前两天《新快报》报道，一个叫高才林的，22岁，湖北人，为情自杀三次。他到深圳就是为做鸭子挣大钱而来，可是每夜与一身赘肉的富婆玩，虽然挣的钱有时高达8000元，但是心理找不到平衡，所以到发廊找小姐。先是与曾做过鸡的阿梅同病相怜，结果2个月在这女人身上花了2、3万，她却一不告而别。他后来又去追求桑拿中心的阿媛，结果又碰壁，所以选择自杀。

Y坚决地说：“鸭和鸡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接着他又说，做过鸭的人更强调妻子的忠诚，娶的妻子可以丑一点都没事，只要懂得孝敬父母，而且忠心耿耿。有一位做妈咪的大姐，她只有22岁，挣了不少钱，养了一个男朋友几年，可到后来男友要结婚，新娘却不是她，因为男人不要娶一个只有中学毕业的妈咪，而要有一个日后可以教育孩子的妻子。

女性是否需要“三陪先生”

调查中，2.2%的男性表示，如果有需要，他们肯定会去当“三陪先生”。19.6%的男性说“可能会”。59.9%的男性表示“肯定不会”。另有18.3%的男性表示“不确定”。女性的热情似乎不如男性那么高。只有1.2%和为7.1%的女性被访者表示，如果有需要和可能，她们“肯定会”或“可能会”去找“三陪先生”。78%的女性表示“肯定不会”，另有13.7%的女性回答说“不确定”。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男性寻求“三陪小姐”的服务比女性寻求“三陪先生”的服务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见表4）。更有意思的是，在寻求性服务上，女性的宽容程度明显地低于男性。男性中不能容忍女性寻找“三陪先生”性服务的比例明显高于不能接受男性寻求“三陪小姐”性服务的比例，而女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与男性不可思议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男性对自己去玩女人比对女人去玩男人更加宽容，而女性也对老公们“包小姐”比自己“包先生”更宽容。（见

表5)。

当被问到是否应该取缔“三陪先生”的服务时，赞成者占69.8%，反对者占30.2%。43.2%的被访者建议对“三陪”行业进行规范管理，40.6%的人要求坚决取缔，另外16.2%的被访者主张保持现状。

表4：对寻找“三陪”服务的看法（%）

	活动	完全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对男性找“小姐”				
	陪酒	15.8	69.4	14.8
	陪歌舞	15.9	68.4	15.7
	陪睡	6.9	29.4	63.7
对女性找“先生”				
	陪酒	13.4	65.1	21.5
	陪歌舞	13.7	66.2	20.1
	陪睡	4.6	23.3	72

表5 对寻找“三陪”性服务的看法（%）

	性别	完全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对男人找“小姐”	男	9.7	38.1	52.2
	女	3.1	19.2	77.7
对女人找“先生”	男	6.6	29.8	63.6
	女	2.3	15.7	82

### 3、 影射城市性别

采访中有一个25岁的工程师，她硕士毕业正在应考博士，由于深圳多数人生活在一种游戏过程中，有普遍感受这是一块缺少玫瑰园的“情感沙漠”，所以几年的深圳生活都没有找到合适恋人，在一个舞场上认识了一个鸭子，于是她利用他舒缓工作、学习的压力，每次300元。还有前面已提到的台湾富婆路过深圳的需求，这都可以看到女性在认识自己的身体需求及支配自己的经济所得的自信，这体现了男女平权意识。这也是在市民调查中有17.10%认同这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体现。但是在我的采访中更多的是成群结对来玩耍的香港富婆，她们花的钱未必是自己挣的，或许只是花那花心丈夫的钱，她们要玩是为报复男人的背叛。

或许是因为报复才是人的本性，宽恕本属神赐的品性。但是任何报复男性的行为与女性主义的理念都相去甚远。而戴着墨镜对男性性器官的工具性使用，虽然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自主与独立，但是无论是女还是男，都因其远离爱的真谛而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这不是神性的世界，俗世中的行为是找不到女性的天堂的。这就是我们的调查中有18.30的人认为“三陪服务”满足了社会需求。

本文在此要指出的是，香港与深圳互为他者，周末关口的堵塞是这两个城市互动的表征，遗憾的是深圳欲取香港的是它西方式的文明，到香港的深圳人会为喝了一杯下午茶而荣耀，会向那井然的秩序、文明的谦让学习；而香港到深圳，在周末的罗湖火车上到处是“玩玩”的吆喝，港人到深圳仅为找快活。甚至可以说深圳人下香港是膜拜歌剧，而香港人上深圳仅为按摩。是香港的需要创造了深圳的服务，而深圳在香港的眼里常被色情化，似乎透过香港的视网膜深圳的女人

个个是小姐，深圳的男人个个是先生。这里体现的性别之劣是城市的不平等。香港长期以来对深圳的消费不平等现象在金钱的掩盖下有多少丑陋的事例，这里已无须一一列举“二奶”遭遇，从本文的采访中足可以看到富婆到深圳的消费心态不是女权的伸张，而是类似男性嫖客的劣根性和变态。

#### 4、《一个鸭子的自白》和《乌鸦》

在着手采访之际，有男士声称：他们渴望做鸭子，也自信自己是个好鸭子。性话语在中国重新复兴是弗洛伊德理论传播之后，作为消费时代的快乐原则，人生存的目的，霸权地剥夺了其他话语的可能性，似乎人只有性能力和性满足才能找到在这个商品时代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自我价值。当我向这些男士指出《一个鸭子的自白》中表现出的却是千古妓女的幽怨时，他们说：“这是假的，因为男人对性和女人不同。”当我完成实际案例采访之后，方揭穿话语长期以来的欺骗性，性，不是也不可能拯救文明的途径。尽管文学将其肆意夸大和渲染。

之所以将这两部小说并列，是因为它们都叙述了从妓的记忆，他们都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经历、细节和过程，前者是网络文学，后者是纸张文学，无论是前者的点及率还是后者的销售量，都说明它们在城市消费文化中的成功。这类小说以它的过程性、快感性刺激消费者欲望，以隐私的公开化满足受众心理需求。但是这些故事读完之后只有消遣并无震撼，不是他们从妓的经验不丰富，也不是文笔不到位，而是如本雅明所说，他们只是“意愿记忆”的叙述，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也许故事对叙述者个体来说意义非凡，但对接受者整体，缺乏对历史的主体性思考的故事，难以打动心灵。这是本文为什么以现实个案为思考原点，而不是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点的理由。

注释：

1. 参见房思玉《中国遏止“红灯区”》第23、27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

2. 此调查为本人出面，由《深圳周刊》出资，请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2001级全体学生进行。调查构思由本文作者提供，问卷设计、统计分析由易松国完成。问卷计算机录入由赵蕾、冯方园等完成。

---

本邮件的发送者郑重声明：

本邮件所发送的所有电子邮件地址都是由接收者主动、自愿提供的，如果有人冒用了您的email地址或者您不愿意继续接收此邮件，请发邮件到[unsubscribe@sexstudy.org](mailto:unsubscribe@sexstudy.org)退订。请您务必使用您接收及决定退订的电邮地址发邮件，并将邮件主题设为“退订”。

如果您想推荐您的朋友接收此邮件，请让其到<http://www.sexstudy.org/maillist/index.php>上登记。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